

今年聖誕節當晚，《十三邀》第八季悄然上線了最新一期節目「許知遠對話伍迪·艾倫」。網友熱評道，「你永遠想不到下一期許知遠會和誰對話」。的確，在各種意義上，這樣的對話在當前時代都帶有某種令人意外的「獨特性」。作為一檔主打深度對話的長視頻欄目，《十三邀》自2016年首播至今，已邀請百來位包括李安、蔡瀾、阪本龍一、木村拓哉、許偉雲等來自不同領域的嘉賓參與訪談，在開拓對話多元性的同時，亦吸引了來自不同文化圈層的關注。

和《十三邀》一起走進公眾視野的，還有作為節目採訪者的作家許知遠。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藝 攝：孫嘉蔚



世界是一場無盡的對話

許知遠： 《十三邀》 改變了我



●許知遠日前以「世界是一場無盡的對話」為題舉辦講座。

本月，許知遠攜新書《十三邀》（特輯）和「梁啟超五卷本」第一、二卷來到香港舉辦講座，並接受了香港文匯報記者的訪問。訪問在講座開始前進行。帶著滿頭大汗，許知遠匆匆脫下大衣落座。他的鬚髮在空氣中震顫，禮貌致意後，他一邊詢問是否有紙巾擦汗又一邊打趣道「自己有些感冒」都因為「香港的冷氣太強」。這是典型的「許知遠開場」，簡單直接中又帶着幾分「漫無邊際」。

真實愈加稀缺 對話愈加珍貴

和之前常見的訪談節目不同，於2016年甫問世的《十三邀》不迴避訪問者與嘉賓之間的尷尬或侷促，更不刻意營造和諧場面。正如同它最初的宣傳語「看世界帶着偏見」一般，《十三邀》着力呈現着各種觀念中的偏見與爭議，並帶有相當濃烈的許知遠個人色彩。

顯而易見的是，八年來，無論是社交媒體上對許知遠「喜歡問這時代病了嗎」的調侃，還是在短視頻中被二次解讀的節目片段，都一次次地將許知遠這個原本更慣於在書桌前寫作的人置於鏡頭下被大眾「審視」。對此，他表示「困擾是有過的」，但是「不可避免」。許知遠坦言自己私下其實「從不看《十三邀》」，就連自己寫的書稿，交付之後也「絕不再看」，他「害怕過去的自己」，也不想反覆審視，選擇「做完事情就忘」。他形容保護自己的方式，就是「回到身邊溫暖的團體中去」，關注「一起工作的人」，而不要「生活在社交媒體上」。

許知遠認為，在談話中，雙方一定會有「彼此並不是很認同的觀點」，或者說「至少那一刻沒有那麼理解對方」，「遲疑」或者「不同意」都是很正常的反應。對於人與人之間談話的「過分流暢」，許知遠有一種天然的「不信任」，他認為「沒有人之間是這麼流暢的關係的」，除非是「經常性虛假」。也正因此，在《十三邀》的歷期節目中，一些「頗顯漫長的停頓」和「不無窘迫的沉默」都被保留。

2016年至今，時代環境一變再變，當人們更多地習慣於「同溫層取暖」，「對

話」的價值和效用也越來越多地被質疑。許知遠認為，「可能就是因為越來越無效，阻力越來越大，才越來越需要進行對話。」許知遠指出，當人與時代愈發趨向極端化、原子化，甚至展現出相當的暴力傾向時，「對話會使人的感受和理解變得更加具體」，同時可以建立重要的共情。

時間和創造 在四面八方進行

許知遠始終認為真實的東西「最有力量」，「是最應該被呈現的」，他認為訪問應似「漫遊」或「遊蕩」，而非一場預謀目的地的旅行。但從創作的角度，能在規定的時間和情景內激發和捕捉到對話者之間的「真實狀態」並用鏡頭記錄卻非易事。

大多數時候，唯一的解決辦法是「反效率」的，需要「時間和等待」。他一方面帶着偏見，一方面又更為努力地去探尋偏見之下那個「具體的人」，在不斷走近對方的過程中，許知遠也更多地「交出自己」。在紐約和陳沖的對談中，許知遠吐露「愛默生是我最大的偶像」；在東京追問木村拓哉是否有「人生榜樣」時，他又提及自己對日本作家永井荷風的欣賞，談到喜歡其「自由自在的靈魂」。

許知遠表示《十三邀》讓他意識到「人生有些事情非常重要，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使命」，但於此同時「人生又沒什麼特別重要」，因為「所有的好時光和榮耀會過去」、「所有的不幸和痛苦也會過去」。他想起採訪蔡瀾時，蔡瀾教他要及時地「move on」，因為「過去的遺憾會在未來等着你」、「榮耀也可能在未來再出現」。這一切都重塑着他對「時間」的感受。「我覺得我最強的感覺就是時間不是線性的，是在四面八方進行的一件事。」他指出，「所以當你相信時間不是一個線性的時候，你的人生會開闊很多。」

曾經，年輕時的許知遠對於「時間長度的貫穿」有着「特別着迷」的「迷戀」：「希望做的事情有一個更長的持續，甚至超越自己的時間周期。」而書籍於他而言，正是一個看起來最為「堅固的」「安全的」可以留存下來的東西。他在新書《十三邀》特輯的自序中亦寫道，「一本



●許知遠日前攜新書《十三邀》（特輯）來港與讀者交流。

書永遠意味着隱秘的歡樂」，「被印在紙上」才更加可能「穿越時間」。

但在採訪中，許知遠又補充道，「但是現在我變了。」他認為相較於「穿越時間」，「充分運用此刻的時間，變得越來越重要起來。」許知遠說，「我好像過了那個迷戀時間長度的歲數了」，「又或許，我已經死在時間之中，已經被『froze』（凍住）了。」

意義之外，許知遠認為書籍始終不變的優勢是「可以更好地呈現一個完整的談話邏輯」。此次的新書《十三邀》特輯中收錄了18場對話，並由許知遠分別撰寫採訪手記，「有很多節目中沒有呈現的內容」。他推薦香港讀者朋友可以從「吳孟達」的那篇對話開始讀起，「達哥的故事非常動人。」

在無序中創造自己的秩序

在許知遠面對過的諸多採訪問題中，《十三邀》的名字曾被反覆提及，「為什麼是十三」，為什麼叫「十三邀」？在新書《十三邀》特輯中，他說起初是因為自己想要訪談的人「十三不靠」；又在採訪中提到「十三在西方是不吉利的數字」因此為了好玩就「偏偏選十三」；以及在打麻將的規則中，「十三么」是指玩家持有十三張不同花色的「胡牌」方式。



●許知遠認為「香港」不止代表一個城市，更是一種理念和形象。

心聲

在訪問中，許知遠透露此次來到香港，最大的驚喜就是在「冷氣很大的影院」看了電影《破·地獄》。他讚揚《破·地獄》是他「幾乎看過最好的港片」。影片中許冠文塑造的喃嘸師傅鍾愛「唱南音」，這令他想起錄製《十三邀》第一季時，彼時92歲的葉門之子葉準先生習武一生但「非常喜歡自己作為文人的那一面」。許知遠認為，這反映着香港的一種「重視文化」的特性，長期以來，「香港」都不止是代表一個city（城市），「更是一種idea（理念）和

「香港是一種idea」

image（形象）。」他提到，上世紀香港一度有輝煌的文化聲量，名家大師輩出。儘管那是「過去的故事」，但香港永遠都在「孕育新的可能性」，比如早年間看着香港搞笑片和槍戰片長大的觀眾們，誰又會料到如今香港會出現《破·地獄》這樣類型的電影呢？因此，這令許知遠感到非常鼓舞，他相信時間是搖擺的，而創造力會在時間中意外地醞釀。「再過一段時間，新的香港的故事就會又會產生了。」他說道。

歷史記述者林發欽：立體式呈現澳門過去、現在與未來

沿着古韻十足的澳門福隆新街前行，黃牆紅窗映入眼簾。穿過熙攘的人群，可走進坐落在福榮里九號的文化公所。嶺南特色的紅地磚，西關風情的趟櫥門，精緻考究的螺殼窗……煙火味、歷史感在此交織，令這處所在頗有大隱隱於市的意味。步入其中，書香夾雜着南國特有的潮濕，散發出百年建築的厚重氣息。成立於2014年的文化公所是出版社、書店和文化空間的集合體，其發起人之一、澳門文教出版協會會長林發欽，捧起一本小巧的創意書《澳門彈起》為中新社記者作介紹。



●《澳門彈起》書中「復原」了澳門具有代表性的歷史文化景點。

這本全景式立體書由林發欽編著、香港插畫師劉斯傑繪製，以「一書兩號」的形式在內地和澳門發行，不久後將推出英文、葡文版。書中僅3,000餘字，「復原」了大三巴、媽閣廟和龍環葡韻等具有代表性的歷史文化景

點，讀者翻閱時如同在古蹟中遊走穿梭，感受多元文化魅力。這是近年文化公所的創意出版成果，也是澳門出版界攜手粵港的合作典範。

立體式呈現澳門風貌，是林發欽25年來一直在做的事。1999年澳門回歸時，正在暨南大學讀書的林發欽以當地報紙特約記者的身份採訪了身邊澳門同學，記錄喜悅時刻，「大家都很興奮，不約而同在宿舍裏掛起五星紅旗和澳門特別行政區區旗」；畢業後回澳門教書，他開始記錄普通人的故事。

盼留存更多澳門口述記錄

如今，林發欽另一為外界熟知的身份是澳門口述歷史協會會長。這一成立於2008年的民間團體專注於保存公眾記憶，從細微處探尋歷史發展軌跡。當時，一位受訪長者離世，令林發欽產生前所未有的紧迫感，他立志將口述史研究當作「必爭朝夕」的事業。

從土生葡菜到傳統木藝，從製衣工人到街頭小販，從仔仔老街到廟宇文化……十多年來，林發欽與時間賽跑，與協會學員帶着錄音和錄設設備穿梭澳門街頭，訪問近千人，搜集親歷者記憶，對澳門多元文化交織的歷史細節做了大量探索與記錄。

除了記述歷史與文化風貌，林發欽認為，展現澳門現實新變化的題材也值得書寫，其中必不可少的是與內地日漸深入的「雙向奔赴」。赴內地參加圖書博覽會，版權貿易往來熱絡，共同策劃澳門青年逐夢粵港澳大灣區的有關書目……他說，如今兩地文化界的合作不僅是思想文化的互通，也見證了民眾生活變遷、融合程度加

深。「把澳門建成為『以中華文化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不是一句口號，是我們新的文化使命。」林發欽說，依託內地優質出版資源，在「引進來」「走出去」的過程中向世界講好澳門故事，是澳門文教出版協會目前在做的一項重要工作。「正是一個個普通的個體，參與、締造了澳門的過去、現在與未來。」25年來置業、結婚、生子，林發欽眼中的澳門愈發立體，他也期盼能夠努力留下更多重要的口述記錄。

●中新社



●林發欽正以著書、口述歷史等方式呈現立體式的澳門。